喙鳴文集

啄鳴文集卷二十一目錄

書啟

彖鳴文集卷二十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書啓

候殷棠川師相啓

我師岱淵集神逢諸結粹星辰為進眞同群玉潤澤所及奚啻千里某以僻海竪儒章句末業猥逢天幸少聞風㪉驪黃相馬既辱泥途之舉桃李樹人又沾時雨之化加之琢磨以就其器借之口吻以起其名盖異之四千人為進士又異之四百人

爲吉士又異之三千人爲名士期用於數十年之後而不在今日責業於千百世之上而不以尋常朞雖心知注意之深而力阻中道之廢考古今則眩瞀不待掩卷課德業則悔尤常生後時蓋悠悠不免風塵之累而惴惴恐負大賢之知矣雖然安敢不務脩身共置驛而遍賓客非力所及執鞭而求富貴在智尤無行止任天死生惟命苟立身無媿天地庶藉手以報君師耳宮墻不遥而步趨莫及輪蹄時有而介使久虛徒署公牘之姓名未輸

積悃之萬一新任章丘令李臣之者其所進士也因其赴官附候台祉伏惟懋迎景福誕育多男天為蒼生安石之不出何待神勞君子管仲之世祀也宜式觀圖閣之勳庶卒及門之業

賀陳松谷師相七十啟

我師心弘上德道冠前脩當高宗舊勞之初早見大儒之効暨成王訪落之際遂膺名世之期入講六經攄孟子敬王之學出毗庶績纘伊尹格天之功華夷誦名翔泳含德方四海傒黃虞之治乃一

朝躡箕潁之蹤乘紫氣以度關戴青牛而歸蜀萬
里濯足風為百世之師七十從心歲紀八千之筭
為衆父父亦兆人人篤生令賢光濟世美伯褒鳳
翔于藝苑慈明龍跪于天衢青氈舊物之傳鞋
纘賞新知之益封章乞骨将馳斑綵之歡詔紓承
恩益拜騎蕃之賜人皆謂本朝希闊之盛典上特
為先帝舊學之老臣道路聳觀里閭溢慶其等粵
從少日竊在下風北斗以南一人廷記平津之館
長安之西萬里阻陪北海之尊預覩曠儀敢申遥

祝斟酌元氣豈徒松栢齊年保合太和會與岡陵

罔極

同門謝座主佘公啟三首

我師才爲世出學成國師雪聖文於埃㳚鼓士衿

以蝟興囊括大典脩葺闕藝遂令百端紛紜有所

栽禀末路蕪塞渙然刋啟盖文章道喪而復存士

槩氣沮而始揚也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惟師模作

人與宰輔柄國風化最速而表率非二異曰者運

動樞極感會天人師天下亦猶是也其等鈍頑不

才夙荷陶鑄一受其成形而日遠磨淬狂簡莫裁斐然安在盖實疚于懷已仰想函席豈累及門之遐思滋歸魯之深歎乎俸誦緒言惵惵共慨身無羽翼長望南枝金玉喻體竊饍精調無任覬望之至

二

顯膺大號進長成均盖南方學者之英華宜質文之一變且留都國家之根本賴聖哲以共培吾道增輝擧朝皆羨恭惟老師命世上賢斯民先覺久

居禁苑素高公輔之期嘗貳司成允協師儒之任今上方嚮意於學校而士或未喻夫訓辭特兹簡掄以為楷範領袖後進豈徒教諸生記事而纂言主張斯文行將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某等柴愚參魯夙荷甄陶冀北江東今違笑語聞命之日為忭何涯企橋門冠帶之儀精意空馳於夕寐陪沂水詠歌之樂逢辰不及於時髦謹裁尺書用賀下執慰情良甚蘊意莫宣

三

榮膺制檢總領成均四教以淑烝髦卓為先覺一言而取宰相直循斯須廟堂方虛席而同升紳帶盡樞衣而請益矧玆末學夙荷鴻陶駑駘喜託于下乘燕雀榮依乎大廈澗毛蘊藻敢為王公之羞浴沂風雩庶幾夫子之與伏祈命日少洽需雲

與王侯論塩政

曩在都門君侯問民疾苦僕首陳水利一事聞吾鄉果為大水所漂諸隄防盡壞已而雨霽水減輙復若旱行者不可舟耕者不可灌僕言不幸驗矣

伏惟君侯勉思鄣畫厚築隄防勅主者毋以茍且
應命隱以金椎幹以木石樹以榆柳可數百年無
壞令水有所豬民食其利世世稱曰王公堤與它
山王公堰比又不亦休與吳𪊲院行僕嘗論吾鄉
塩法卒卒不詳謹議其詳以凂侍者吾寧瀕海煑
塩塩所從出也民善食鹹用塩常倍他所而禁又
特重觸法者武相接其故可求矣夫國家所以厲
塩禁爲販商弋利厚稍抑役之可以餉邊故令四
方非引塩不食私鬻者罪或死也吾寧故無引塩

而復禁私鬻雖日禁之盜不為止又使游徼為市月受大盜之饋縱而不禽民有持斗塩者必致之法游徼非好為然也為有司督過以緩一時之罰故訟獄繁多囹圄常滿民被是役往往破產計不能脫如赴誅戮逃亾相繼延及隣里夫山海利民而反為病甚矣以僕計之不若官給人票稍稅其入以足國賦而令民享江海之利前別駕方君張君皆嘗議此會去不果行信能行此其便有六塩市既通價不踊貴計五邑不下十萬戶歲可羸民

萬金利一私販利少不禁自絕盜賊不生利二應
捕之徑可以無設去民大蠹利三訟獄簡寡告奸
不行民無破骸析家之慘官省追捕申報之事利
四沿江竈户所煑不積可使致富利五捕魚為業
者塩賤本輕可令買賣利六而所不便於時者二
犯禁者寡鏹金為蹇無以供上司支銷之費不便
一大豪庇奸私賣者破沮其謀不便二令朝廷之
上爾紀振獘誰敢干法苟有不便不憚更張若此
事者不過君侯一移文之勞侍御公報可足矣事

易而甚大患也昨僕為吳公言之吳公首肯曰我閩人也君所言大類閩行部日當為公除此患借令吳公揔其綱君侯制其詳講區精至行法不撓則吾郡世世之利端在一舉惟君侯垂意

與蕭抑堂

古稱官司之最要者惟宰相與守令宰相與天子最親是天下大機括守令與百姓最親是天下大根抵令之守令自謂未足為天下軒輕不知此天下之分也積守令皆良則天下平積皆不良則事

去矣足下適居其任施為多掣肘則謂不得志不如他官然足下視今日他官孰有行其志者乎一旦去此而之他官當憶守令矣又今守令多庸庸故朝廷亦多以庸庸報之人徒見報之者不盡豐而不自知責報者非盡豪傑也猶夫今之士詎不欲王公致敬盡禮者而其自為胡不樂道忘人之勢不厚責已而厚責王公必上下倒置名分蕩然而後可豈聖賢持論之意哉足下銳于為道亦銳于為民卓然自見必有大價然吾謂足下必不望

儨不望儨然後能卓然自見古人云士當有蓑笠山林之意非以蓑笠山林傲鍾鼎也為丈夫龍變無不可耳今之讀此語者略同而心頗異足下想能辨之人徃聊申狂斐

與周用齋

數叨群書之惠愽我多矣太學英才所聚足下性醇學富不忝為師然亦有砥礪者乎天地許大故紙不足鑽實有此理然此乃既愽反約之漸亦一隅之說非通論也足下方厭簡表故味此言不為

無益若攄此教人為弊不小未鑽故紙而遽語天地之大適增其放而已六經註我豈非名言然象山當六經大明之時且其少時亦博一旦恍悟以至於此又有矯時之意近代學者不知六經開卷第一章何語而遽稱註我天下豈有白丁聖人哉楊子雲不適世用白首窮窓亦不虛生少好詞賦曉耽玄經此亦反約之謂頗聞道矣恬於勢利亦其一徵也此可謂足下師僕前所謂留心實用者亦一隅之言不必拘執但學者著書當思可用勿

草草而已也役還聊見鄙意安得面談

與劉小寉

長安奕棋蓋歲屢更也我丈心皎白日望隆岱華公道可恃何不陟穹履巍若弟不才極宜歸秉耒耜項先送老親歸矣旅邸獨居孑然無徒時正秋仲天半晴陰陰則勁凛偪人晴則天高氣肅孱軀多病何以堪此常下楗謝客門外事亦不聞吾丈居窮邊伏惟珎重指不悉具尚容嗣音

與許敬菴

賢者固不可測然海內知名之士僕所耳目者如
門下卓然超詣不群我顧賢者不汲汲求人知而
世之柄用人才者必求人之親已者而用之故世
與賢常不相遇賴國家資格在尚討資序進不遂
淪落以有待於他日不然則山林松栢之中項領
相次矣顧門下無小一郡雖委吏乘由亦行道之
官也無遠建昌建昌善則天下善矣何異補過拾
遺之吏我夫子自愛明月在天相望顏色元氣在
宇宙間呼吸不隔豈謂邈不可即我面對之日淺

不盡心素屬因采教輙復卮言

與楊賓吾

浮大江者十日坐石尤風頃刻風生席後通行數千里較功程力與逡巡日百里者數倍之矣大鵬三月息何礙九萬奮飛哉

與趙瀫陽

古人養志巖阿道高天下雖有滄海橫流不介其胸中盖九蒼之高勁羽不能窮其域四海之深巨鱗不能測其底吾丈如龍如虎當世所宗而守道

不阿竟逃山樊嗟夫百年無不澌之軀而有不泯之口此聲貫人耳則天壤在矣榮華一時何以哉昔人困屈無聊則摧敗禮法以見不羈又非也丈夫立身當世可為法而虛薄自高徒增其過稔闇吾丈遯世高超而無放浪之迹齊一萬物而有從容之尚高之慕之弟本無能偷祿薄仕積痾不得遂瘳褊性猶其在昔始以浮沉金馬效力鉛槧要以始終無慙同盟而已乆闕起居不任瞻係毛節推徃聊以布言雲樹遯然强飯自愛

與張洪陽

老丈在留都信使時有今在告且半歲矣心注左右日有百刻而所識鴻翼實無南渡江臯者彌增眷戀邇聞有太和之遊必新秋也無乃已駕乎老伯毋萬福老嫂萬福震器之兆已見未也人生關事莫此為甚然制在彼昊非可力取惟以慧眼慧力破此愁惱弟役役風塵頭顱欲白猛省此身不知終托何所青山白雲時時在望老父今年七十有八矣姑慰遠遊之情則謂眠食尚健白日可遣

如夢寐何日造橅厦逡循數行不知得比曚瞽之誦免鰥曠之戾否昔程朴子在崇政殿亦止此乎不爾也引古之人可以自解吾猶以為娓籲天者謂天為遠今去天尺五而未知所闇也可不為罪哉此亦吾丈之憂也頋有以振我雲樹所觸無不含情

與陳玉壘

古稱竹栢異心然猶同節若弟之於丈磧礫之於玉淵熒耀之於龍燭也而吾丈方且曲為提衡粉

澤隼糜而加諸媢都質著懐見如掩口何作者之事既頓長途用世之能終躓蹇步不若遲吸和氣養素全真徜徉丘壑之委曲而已頓膝庭闈躬奉天紅凡在人倫莫不嘉歎累世食德義當報稱而況鴻節廣志昭質顯文素足以弘輔皇猷開延國紀盛時不再馳晷難停在三如一豈不得眷戀陔蘭也佇望旋輮庶無淹軌遠辱手筆綢繆猶爾敢附使者言謝鄙迹荏苒與他事委縷信使目載都不能悉

與鄧定宇

信来知丈且留山中吾丈定力金剛為百鍊刃彌復淬礪真將去形骸還自然隘九州游太清耶平生欽慕慷慨留連去違光塵蹉跎年貌阻越江海追践末由徒有望牛斗以興嗟指明月而相隱已願言自愛撫翼来翔應念不遠顧不知燕雀托之誰林耳㢑不負諾以報德音

賀王荊石入閣啟

老先生宇宙人豪乾坤 正氣當世道復泰之會蒸

民吏生之時用將頓整頹綱恢張至化故群公稽首而交讓九重虛己而傒來麻命弘宣輿情大慰亦知禫除甫逮宅宮之事未終斑彩方娛庭闈之情難割而聖明特達之知旣已如此臣子私家之頑豈所宜言無嗟世網之難逃且與日車而並邁甚麋鹿野性山林棄才徒以御心未熟猶托風塵遭世偶諧過縻餼廩終非有用之具宜乞未老之身倘一日遂下風之求眞重泉獲再暘之候是用隱忍以待生成

賀田鍾台啟

金陵帝王之州夙稱佳麗翰苑神仙之府獨擅風流蓋吾丈竹箭貞姿天球瑞寶南宮掄首蚤宣愽物之稱中秘儲英香藉多聞之益三仕已而喜愠不見數往来而志意愈堅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知天地之無私吾黨猶存覩風雲之再合鬯轂承明之直從蓬島之游雖未厭於人情而已徵於帝賚顧如某者材實不肖品非中庸挈瓶之智屢空久宜引退積薪之官居

上乃更超逾雖無它謬巧以愧生平豈有萬一分之報主上偃然在位竊同臧文仲之譏寐爾阿時痴比侯君房之誚忽承来訊彌激深慙頓借餘光回照迷途之瞻倘從末路幸逃深壑之危不為同榜之羞實乃如天之賜

與溫一齋

漕糧改折議為民為國徃之言利者剖剥殆盡使閭閻索然天下財不在官則在民此是名言愚又以為在官則財𣩵而不流為國家有餘之疾國病

不在民則財財匱而不生為生民民不足之疾民又病然則財在民上下交利財在官上下交病也為國家掊聚十萬在太倉不過增百一無用之物以十萬金散在一省則為千金之家百此百千金家者轉流無極旁之沾潤于其澤者又不知幾萬家民之所以交相養也在太倉不但為無用之物且有他憂富人之疾若瀸肥是也今寧知不為國家瀸肥疾共類　天子仁聖方宣導之在廷諸公頗能識此意此疏之來亦見用之一會也

二

古之立國者藏富于民至戰國而後乃始倉廩實充府庫然猶備攻戰之用也今天下承平非有卒然不時之索而昔之典事者惟恐太倉之積不富此何說哉以為備耶譬之人本無病不務養神完精以為安而聚毒自攻謂得延歷之術然病由毒生夭札立見向之憂虞不更為害乎民者國之元氣柰何不務厚之而徒厚府庫為也此言若迂景為情無惟高明記存淵公思澤在敝郡而當道莫

能詳使實心為政者頫首乃奉尊揭則公論益明即白二長公毋目前遷廢免入計一行也

三

京師旱甚四月十七日上親發德音徒步詣南郊祈禱布素無儀衛又徒步回宮謁奉先殿及聖母往返蓋三十里矣不由群臣之請舉不告勞此古今稀有事於幄次親見九卿諄諄以有司不肯愛養百姓為念聖政疊見至誠惻怛可與孝廟符不意身見此盛也今宮中尚御素服齋凡邸報中所

有皆出聖心無一毫借助于人者二三大臣仰承不暇恐執事在遠不悉以為簡策之光特此布聞飭厲有司勿虐吾民也

與劉重庵

公盛德下人小大無慢清白持己纖塵不點此海內之所信而或不亮豈真有聞於公哉夫宰官至京堂前路轉狹不焘後来人推何所謂天怨其上也人生功業率天命非人力韓魏公謂用兵亦不可計勝敗況官職乎弟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不恤

人情奮勇直前福亦命禍亦命則材思展事業大大抵三品以上官第清謹兩字亦非稱也職盡而心無歉雖言者日夕至何患擠罷官致仕亦得削職亦得徒營營苦人思也矜之太重亦未必無患鄙意非迂高明其謂何

與余中孚

老丈勁節深猷邃養厚植既如松栢之堅茂陵嚴寒而不凋復似鳳鸞之禎祥與春風而共遠有體有用不激不隨求之當今真為寡兩世之稱豪傑

者區區見一奇效一智輙左劵于當事稍後時即睚眦而随以惡聲誰坐馮異于樹下獨老丈口不言功恬然若無任事于衆人先而處躬于衆人後志慮遠矣比日量遷未酬百一而耒疏求卹此上善玄德也非愚所及然非廟堂遲待之意茲寛憑限獻歳舟来乘煦日牽穩流行鏡中坐天上亦快事已

與徐華陽

海内不才吏固多而川中稱甚僻在西方文法寛

簡一也多選舉貢甲科寥寥二也不佞嘗有此議乃覩来教益信猶有一焉甲科舉止疏闊動用廣大非小邑所能供彼亦鄙視小邑為不屑治日夜思去之亦人情耳第十一二參錯其間亦足風起吏治高明以爲何如

二

佇待貴屬察疏久廼領大教秦鏡在懸矣西蜀法網疏濶吏治弛縱不獨遠在天末抑亦正途少之故令採木禦夷兩事交并不大振飭此方其凋敝

乎川中良産多以僕所知若資縣孫槐溪舊為敝府太守及海道先後十年而致仕去卓卓異政皆後来罕及而其識見之遠論議之端持守之堅尤超時流萬倍超然拂衣絶無一字于人間尤似深于天人之際者僕十二歳蒙其異禮恨其時不能窺翁之際再撰几杖不可得計今當在七八十間無意于時顧此翁非有求于時而時不可不知此翁也行部之際牛酒玄纁似不可少非不肖為此翁先亦非不肖敢藉門下報私知也

與趙定宇

別違台顏倏已一歲日月云邁何背曲為人駐忽奉来教有請告之事殊乖望矣方今百姓困窮不能朝夕吾輩苟效一職舉一官片言之善於人必有所濟豈真為富貴營營耶異同固時有之要在為國為民自不忍以小嫌相貳必求同者而後與則天下萬有不齊毋論夷惠伊尹不同即夷齊不同也微箕比干不同也丙魏不同也兩無猜嫌洞見心膂此正聖賢舍己從人之量與天地相似者

也若各執一事不肯相下聖賢心必不如是謂之為國為民遠矣遠矣老丈以盖世豪傑而於此尚隔一塵不肖竊痛之不肖謂老丈方且靜觀熟思憣然改昔不謂尚爾非所望也願深思鄙言勿謂不肖方逐臭而吐之孔子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誠宜留意馳情憤結不盡覼縷

與陳蓋齋

賢者不以放逐憂其身而以公道不振憂天下遯世安瀾淄澠別白搜逸羅賢之使相望巖穴宇內

人士彈結而賀夫寧一札之書足豔哉亦維是公道之振也公獨堅東山之思曰我墮醢何能復登豆此可為彭澤之貞恐非有莘之任公出非重公而為公道重賢者為天下計耳烏計身哉

為范司馬貽撫按書

某等自惟庸猥無能勤尺素訊旌麾為桑梓之私稍敘其孔夷之福敝邑少司馬范公奄謝例得請恤顧所為轉聞當宁寔惟鼎言是賴少司馬居官勤敏練達乃心公家在繕部一意裁節為郭武定

府中逮之詔獄豐考功作砥柱行贈之皦在白日平生好古圖籍所購書不讓鄴架匪匱韞之殆心藏之博物君子僉以為難晚益習國家典章嘗竊焉喟歎以為近事多非祖宗舊其等造請洋洋灑灑盈耳豁目必屬饜而歸真士林之翹楚後學之領袖居常剞劂最多著述最富即其藏稿大都精核非泛泛為名而已海邦無幸不慭遺一老有餘悼焉官箴無辱明例可援借一封章達之九閽使引經據禮之臣得操筆而隨其後寔臺下賜之不

勝私志干冒不備

一　予告後謝申相公

某鎮龍小器無當世用徒以不忍饑寒規求升斗不自知踐玉堂談翠幄躡蹐卿序與當世名碩頡頏此誰力哉老先生山澤包容造化長養視不肖子弟不過因緣濫吹也頃之請告尤藉吹噓使不肖免為天地罪人而瀕行更叨殊禮屢枉高車再塵贐餞有銘刻耳拜違南來及舟于瀏縣界阻風滕沙日不一舍因念人端居以為天下事可剗就

惟履之而後知難也相公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至上信九几之心天下服休休之量吏治則崇儉敦慈無餙奢詭之態民生則樂業安土亦無咨嗟之聲此太平之業也自茲以往惟願益弘廣度勵至公博茹人才不拘氣類之似家提樞軸不顯聲色之粗海內之氣祲自消造化之清寧永奠矣其遠道無任瞻祈馳戀

謝許相公

不佞顓蒙小才無所比數辱老先生收之夾袋備

奔走之末種種夙愛既不可言乃又曲狥下情為請于上遂其歸省之志瀕行又寵以華幣諭以溫辭惓惓真愛令人感涕不佞胸心寸耳之報所矣方今聖明在御三老同心以弘黼黻之猷三楊以來方茲始再千載一時矣海宇嚮風改貪化酷浸浸太平之盛無謂效罕覯也其受恩深竊有味于蘇長公之言嘗誦之於前長公謂西漢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依倣六經之言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曰毋以下訕上毋以訐為直故其俗日靡不振

東漢之主思懲往弊頗用嚴督之而士亦為險怪之行以抗其上如病狂者不知堂宇之安而狂呼疾走卒顛仆也由此言之士務為險怪之行以亂世士過上必惡人之訕訐而力懲之以樹威上亦過天下不可一端治也以一端治必有受其病者貴在渾厚和平不露其迹使人化而不知則病無去而利俱存為術易而見效廣頃一二小生妄言上用嚴譴因令大僚引咎相公雖救之不能此亦相公憂夫轉風移習事非一旦數年以來士以此

成習翕翕訛訛事幾去矣徒以廟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稍稍定耳雖服其心能格其心共必格之非渾厚和平收之以至大而運之以無迹不可不然士之險怪庸有息期雖日譴之無益翁嶽瑞星精當今實兩屬此必至熟而某猶進區區之愚思以報知己也惟翁務宿而存之

謝荊石王相公

某自登朝以來出太保門即樞趨於相公之門提之誨之長之育之與真出相公門不異德業規矩

在遠彌近獨恨才鈍學溥莫克仰承耳廼今請告則被私尤篤情存歲寒義貫終始雖無牘翰不可殫言所願相公為國為民以保金玉之軀甚嘗聞宋人有言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扼腕誠非為已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不可禦必有過甚之憂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士平居尚不可懷不平之意而況在事乎溫舒兩公雖異而其過甚無異使韓魏國而在必不爾宋業所以不競者無魏國為之後也方今三老同心

辯足甚善竊見憂時眉宇嘗不展舒豈以總總傳

傳者離合于其間耶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

天下方今之事宜善養耳以天下為龍則雀無所

逃以陰陽為炭則人亦可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背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想其作為

如何有耻且格矣縱不能使葛與昆夷之格而天

下之為葛與昆夷助者寔不過置么麽於度外瀰

瀰東流非泰山砥柱不能回頹坐而鎮之默而成

之雖憂未嘗不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舟次天津覗

夢猶在門下敬俾短劄祗紋謝悰并效曩面所未盡者伏唯台省幸甚

上三閣下 戊子四月初四日

兩度請告皆取温旨又手札諄諄不覺感涕夫士所難者知已不自奮非夫也奉命以來山東守土吏催迫從舟因循二十餘日不謂賤體終不可强臨城為大風所中幾於不保項又痰厥半日方甦他病猶可藩飾而痰嗽之來如火雷飆發安可立至尊之前用是再疏此疏非常疏數千里來而既

尺不得入朝萬萬不獲已私念主上以仁孝理天下諸老皆忠孝大賢左提右挈遂呼號作兒子態伏冀憐而許之勿令更疏惠比百朋無任懇切之至

再通當道書

方病時舉念增劇以寐寤數語奉干誠不足以回長者之聽今為日久每夜分不能寐輒草數行積靡成文敢以通意某病非一日昔乙亥講筵之命所為奔走而乞于門下庶幾罷免者為病念也既

桔据十載畢精于是如竭消流耗無餘矣故以已小病當人大病以已大病當人不可起之病今去不起者髮耳伏唯相公存其一髮以為老親賜又相公所以不釋於某豈以某有可以佐下風者哉顧其實無可以佐下風筐篋刀筆中智以下類能辨之其十百於此者古今史傳中賢豪之事具在愚不行耳不必更資不肖不肖今十爪枯削髮白齒落朝事夕忘惕惕如人捕背熱無休時對飲食不能筋嘔噦時作行如履空坐如負石歔欷自秋

祖令萬方不能止他病猶可而飆嘘、如火雷飆發無天地於上下又安可以立至尊前此甚不可者又不能旦夕愈也微天之幸誠得生還以見老親又微天之幸誠得奉親餘年而後捐骸骨于丘隴之側出望外矣病在方寸方寸亂恒藥所不理八十六老親在堂凡天下窮富極貴無以踰者今奪我窮富極貴以易人間富貴安所得歡投於不歡之地安所用藥人惟天不容偽性不可化中夜來者不可奪魚鳥微物有死而不能奪其天

性不肖之欲奪其天性固難也如水中流刀不可斷如池中萍乍合輒開雖心口自語不能解辟他人安所開其口乎一葦足以度冬百粒足以度日過此為災所享止此幸憐之以成硜硜小人之節人之請告皆有所告之意不能許其意則不能許其告某之告無他意告即意意即告門下大孝奉親錫類於四海曩幸以意許久矣故遣前疏無多談而不虞復持之也謂不肖未堅耶令不肖喋喋如此亦可以信其堅儻猶未信則不肖又將喋喋

於上前以煩相公人窮困則思親窮困極思親愈
切誠恐高堂一日不可知爲終天恨又恐已一日
不可知以增高堂憂人間萬事皆付流水雖觸雷
霆死不怨謂五十二乞休非制有孝廟旨謂有兄
弟侍養非制有楊太宰例在至于病假不待言可
許惟相公曲念

謝啟

某身嬰虛羸之疾家有喜懼之親桑榆幾何尚乏
春暉之報蒲姿易謝俄驚秋序之侵輒披寸血之

誠上瀆九重之聽仰蒙慈鑒備極矜憐因感宸衷亟加俞允賜以及親之養寬其唯疾之憂恩不啻于丘山報何窮于環草鯉庭再過獲伸烏鳥一日之情龍門可登擔謁犬馬餘生之力

上四閣下己丑八月廿一日

昨歲病蹤蒙相公更生之德又不稱謝[illegible]心之也閣務殷繁而以不急前陳近瀆近于[illegible]心必不見責也乃接邸報再蒙敘用乾坤[illegible]豈復遇茲誠宜疾赴下風不俟終日顧不佑[illegible]受

氣不完苟延至今 病日益亟肌肉消盡僅存皮骨
內則五臟有癥結時作楚痛陰陽將敗不任人事
之勞既大不可而老親頹齡衰骨病痢經旬天幸
稍間耳昔人以春寒秋熱為老健之喻猶謂健也
況老而衰如風中燭雨中花庸得無懼遠宦尚思
歸侍豈在側而可遠遊耶舊年遠巡北行為未覲
老父之心恐見嗔怪既歸之後每蒙好言見慰相
歡相慶益進於昔蓋止足之心素多而世味之艷
絕少其於是安居甚適無他慮矣庸可再出使兩

心各懸乎有如老父意有毫毛不相許何敢鶩詭異之名而爵孝養之實共天下無無父之國安有八十七老親在堂而棄置以出萬無是理不肖自入仕被相公猶子之愛以至於今心腹毫毛豈逃洞鑒尚頗相公愛之以大慨然見許無待再疏不任側望之至

再干申相公己丑十月初三日

八月十六日得趣教習邸報二十一日拜疏上辭致愚懇於門下時某夙疾未瘥新病初發扶頭瞪

目具草不詳恐後時日略見一二暨遣介後始接
部咨并舍弟一中家書承玉咳及三相公太宰中
丞南太宰諸書知相公極意栽培如敦促馳驛皆
大破常格而諸公交喻尊意必欲出不肖塵周行
退自循念一無技能而蒙知若此千載一時矣顧
有必不可者某禀氣不完夙嬰多疾前此少壯尚
堪助長乃不能矣是以念歸愈深思親滋切常恐
不得生見老父及歸省侍而百病果發最著者為
歔噓猶迫於嚴旨試且北行以為萬一可彊而不

謂愈甚豈人臣可以流涕見天子哉三疏乞身真不得已既還老父聞嘘聲不絕更增憂悶而不肖遍訪醫工寂無一效三月間有醫診脉謂逆氣大上兩寸直至掌心故非常劑所療遂以芒硝石膏滑石羚羊角大黄青黛等藥雜草木極寒之劑治之而所參芪苓朮絕不復用閱三月嘘稍已值老父痢頻傷憂勞七月下浣變為寒熱往来初謂之瘧後審其非瘧直是火從湧泉起蒸燒其身自未至亥率以為常成三消矣入病十日而新命至猶

時坐時卧拜疏後復不支從此帖床席休飡粒日藥一鍾無復餘潤神氣盡奪聲結不揚歷九月望来寒熱稍已則又若噎若渴若汗若遺四患交薄肌肉盡消五藏若無獨腹背相倚時為變症多非一種方書所有半在於身少氣不續一足以死恐驚老親戒家人勿慌張奔走以命自安然間有不自持分必死者數呼妻子作計人児之關大未判别恐終不免于潇中此親戚朋友曁府縣司道所共知也伏計前疏上塵必蒙俞許恐未見俞輒附

余罔丞哀叩門下所以起某者為榮某愛某非苦某殛某也顧若此遭苦之殛之非相公意也虐棄身於無用延及老父計之所不敢出也伏唯相公憐之再疏之日特賜矜許生當啣環死當結草

三千申相公

此蒙恩召拜疏懇辭君相之前詎敢以塵詞煩瀆某而未蒙諒鑒徬徨殊甚余罔丞行忍死作一啟以聞正慮此疏未必允耳乃不得已再疏矣走三千八百里懸兩月始通一赫蹄良苦願相公垂照

焉其之病狀前啟今疏已盡茲不敢贅其云劇病難痊苦情難割真嘔肝至語不識相公亦感動否相公督其以輿論繩其以明例凜凜大義也雖然容置一詞其聞古之聖人以道治天下後世獨以法把持天下道法非二而分別若此意者法徒一切之物道則所以潤澤而行者也明例有兄弟者不得終養也若人子之情異是不得以兄弟之養易吾養辟如拜揖寧可以兄弟之拜揖當吾之拜揖乎彼各盡其心耳自君父而言則皆子自子而

言獨一父苟可以竭情安所不用情而況桑榆之日乎天下從性來神來者不可強試揣之夜半雞鳴偵之里老田更安有八十七老翁在家而子復從遠游未暇問其兄弟有無而譬為非人也甚頗相公以道治天下不以法把持而已也且官有崇卑事有緩急繩庶僚以一切而臨之以例誰曰不可在九列之間天子之所體貌者宜權之以禮義當軍國倥偬之任雖有大故尚可奪也而況侍養如在平時正宜修教立訓以示民極必有權之者

矣事固有相左而相成如朝廷方以爵祿籠天下而又獎廉退此可以制格乎卓太傅治七邑尚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可以治天下舍禮義乎今其九列之末也治朝之臣也顧相公以卓太傅之教教之不徒法令也又相公以備歲聽其歸省為未愜縉紳之論則異乎其所聞非得請歸縉紳相見者未聞責其為非寧得以相公為非也自丁丑來薄周公非孔子而天下喧然以至於今以相公為非必薄周公非孔子可耳且其何敢稱疾以欺

主上性痛神病身安得不病七尺之躯非獨方寸也又何可謂無明例乎江陵之凜凜而今太宰得終養是亦有兄弟也其以是顧相公之矜憐體亮而予之以不詒之路植之於復生之圃也抑荀恁有言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以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相公方開弘蕩之心廣錫類之澤故某亦恃夙愛憑深慈若小兒子跳號躑躅於父母之側知無嗔責且有必得之賜臨箋撫任悚懼覼望

干許相公

余冏丞行伏枕具啟以干閣人時不能詳今又決肝膽以請不肖聞君親兩大當權其事之緩急以為重輕今不肖之時正所謂報劉日短而事主日長也況不肖以其強健二十年之身事主而今以其病劣之年事父人子之心亦可恫矣秋來一病自昔所無涉月者三尚未巾櫛即在少壯猶須歲所調理況此耗損之餘功力當百也不肖非愛身者損身以赴急啚意頗久顧無益於世有點于時

而徒為天下笑何益若舍不肖之令日令得優游
調攝以存其軀尚可奉他日奔走以效一割之用
去留之權在今日顧相公矜焉

于太倉王相公

吏部齋咨官来伏奉台翰拳拳也上疏奴回又奉
兩箋加拳拳也此一豎儒事而蒙大訓纚纚至千
言感相公之篤念不淺也其所爲不肖念者秋毫
曲折無所不至至于咨嗟悲泣若身處其地此古
人喻相知于心膂也不肖何以得此于相公謂君

親之間甚難誠以已之難而信不肖之難也顧相
公方困于難而以難因人不知相公何心也不肖
以為酌天下兩難之事必於初機一念决之而不
當眩於再三之談初機之念必天下之公是公非
也不肖之不能去老親初機也即來教云拊心而
歎繼泣而憐者亦初機也此二語足以决出處神
者告之矣而繼復云云將為不神者求耶來教謂
明詔刻期諸司敦請日夜騷於老父之前則老父
必動父既動矣子何為辭此可謂極慮深思明見

萬里之外而又有一說者存老父為人大度恢恢無所不可君命臨則恭君命子情切又戀子情向生之出也以為懼嗔謬以世間人情相度而不知老父之情殊不爾軒冕加之亦不辭軒冕去之亦不戚非謬而有主者也介之推之母尚能容子之隱敢謂老父不能容不肖之辭耶出處之介雖人自决然成人之美者實大君子用心不肖雖周旋講席無他奇可感明主去留之權實在政府如来教所謂泰山擔子非閣老擔而誰擔乎君相造命

者也造命者欲釋其權而令萬物之自命則萬物痛此其所以日夜禱求忘其呻吟而喋喋者也伏惟相公憐之向嘗與趙㵐陽論相公蕩平正直如青天白日之出魑魅自消無容喙矣如欲盡規則即以壬戌論語題為獻生亦領之為衲子與世妨若大乘教主當度盡世間人作無量無邊功德隨順不二觸處無閡何蹉跎歲月之患山林朝市之拘菩提尚不知長處那管生姜樹生不佞顉以此釋翁憤歎聊因來教弁露一愚慚悚慚悚

報傳巡撫敦促啟

某宇宙殘生江湖浮氣精神渫越已先溝壑之虞庭闈衰頹又并喜懼之意舞斕揮扇未盡子情問藥尋醫殆無虛日秋來更劇通昔無瞑皮骨僅存有同枯樹肌肉消盡欲作浮花雖是玉堂清閒之居豈伊病夫卧護之所伏自忖念萬難馳驅頃辱召綸實增震汗門下憐才大甚採名或過大幅長箋宣朝廷之德意寶繒珍膳寓緇衣之盛心所遣又萬户群侯不啻稱一介行李其為厚僕可罄名

言擊首於床馳心以謝受之不敢辭豈無名欲回九重一聽之慈尚冀執事推心之恕昨遣小价恭賀因布政司承差黃兆璧已附一通備道此情茲不羅縷

報蔡巡按敦促啟

公勁節著于朝端英聲蜚於海國宏敷德政茂展良猷其幸出㠜幪已拜駢蕃之賜重勞走驛又鑴寵惠之新既教諭之綢繆復褒揚之赫奕桂礎知潤輪桷增輝且賜及老親彌彰錫類之孝教人為

子行還風俗之淳不揣庸愚奉揚德意其少好山居晚甘藪匿精神越滐常懷溝壑之虞喜懼交并又先風燭之恐唯是舞𤢜揮翁未盡子情豈宜分袂絕裾以趨君命倏聞邸報彌益驚惶廟堂猶未見憐道路知其不可倘回天意仰獲恩俞斯枯木托株於春林涸魚縱鱗於大壑率爾裁荅不能噿情亦有胞心惟存銜結

再告後謝相公啟

某窳質無奇蓬心不暢優游秘館空銷水署之錢

荏苒經幃無補天家之哀每念萱花蚤殞椿樹單
榮不及事亡猶事存雖有一喜滋一懼而况支離
病骨蹣躃癯生恒憂一旦為舜英不免終天恨風
木是以拜違帝日趨就親雲豈貪晝錦之歸實切
晨班之戀詎謂未溫子席再辱天書梓里傳聲衡
廬詫色譽髦諸吉士何患乎無師二三見大夫誰
不可使者而猥於領䚡貴此弓旌果過福而為灾
幾誤恩而生害神情不許疚患彌深捧檄雖榮孰
辭牽衣之戚絕裾可忍終非叱馭之人命且懸於

出入息之危事已去於方寸心之亂伏遇相公力行教化身任綱常事君以忠成本因心之孝愛人以德尤屢錫類之恩烏鳥私情俾遂循陔之志狗馬餘息尚寬填壑之期施重丘山恩深江海蓬瀛清夢報環草以何年竿牘小夫謄消埃於異世

與周大尹

賤病屢承顧沭浴德政中得高枕卧歲入大減民心可慮即蠲恤不可望望特加意撫循水利事諸决口尚未盡塞如五十都新渡地方耗水尤多舟

滕不可行矣冬閒雨少春耕將有害潮大時決口不無湧入之利顧小時多大時少所入不能勝所出必塞之便若又値潮大時於上水諸碶引江入河則水猶不盡涸第須啓閉以時乃有益耳城河久不濬即湖底亦漸而露此亦執事之憂倘白司府及今設法淘濬以其土瓦培埤下之薄亦數年之利也杞憂耿耿輒爾羅縷

荅吴悟齋

舍弟行具上所委序文潦草不成皇恐皇恐東南

本困征輸更以歲凶賴天之靈與社稷之福幸而
無亂公復定改折之議以寬民力江淮之間猶食
餘粒不然米價復踴老稚填溝壑矣何天不悔荐
毒我民自舊年七八月至今年三四月未有三日
之雨亦絕無一雷一電五六月間尤甚徒有翀飆
大颶以為民災秋且及矣即雨無救于苗十日前
民尚奔走群望悲啼泣嘆今反寂然意者天棄人
人亦棄天不無事者人也倦於此其勤必有所發
中夜為之遶床行部使主吏非無焦然戚民之心

而倉廪空虛束手無計以浙省大帑僅僅有三千金耳直指災疏上聞不識主計謂何顧不惜口吻毋引馮婦以自觧責使人人知上德寧死不敢弄干戈為福猶厚顏無讓也不敢顯言於當路私為公盡之

荅親知勸駕書 丁亥

僕生丁盛世長值明時家世積善門有素風父母見慈兄弟輯睦獲展聚螢之勤以就雕虫之技賤貧不久弱壯而仕馳虛名于藝苑通顯籍於詞林

有祿代耕無沾塗之苦有馬代步釋負擔之勞加以客友契朋良辰美景無案牘之紛擾有唱和之好音翱翔乎石渠金馬之次逍遥乎蓬山册府之間遂得長養其不才之木延歷其多病之軀旣而執經金華責善龍衮陳無罪之言以為戒諱不諱之文以為勸日月浸漬塵露淵崇斯亦足以攄暢生平不負所學矣位在執戟雖且十年一旦超先躐躋三品抗經筵之恥論巘憑之席已重佐銓宰之下風山公之啟可續然而吾之不能一日安者

何也吾能一介不取而不能一介不與能化導有情而不能通難見之主能禦虎豹而不能制猘狗古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籧篨戚施不如偃仰嚅傲以遣吾所勿為李陵張空弮以格虜知難而退事之常也且吾之不能一日安也有十以焉多病一也硜硜顧小節二也不記事三也不喜樹黨植交四也心輕厭中人不願與共事五也事掣肘不可為縱為可小不可大六也好潔薕無資以充結交七也四面攻者多八也不能忍氣雖習寛大

終非性之九也坦夷平易恥作兒媍人附耳語濇泊清靜不喜作為又以競進為深愧以保寵為大辱十也犯此十不堪而妄以身試非據而據身名俱敗矣鳧鶴之性不可短長勉强而行終非久道自揣頭顱可以已矣一入國門終無善出之理處軒冕意不為榮飡藜藿亦不餓死故北望燕山如牽牛入屠市步步近死地庸人可以不度德不量力吾可乎哉文中子論三立自量力吾甚愛其言君子所以貴早見預待者何既已加諸身矣辭無

及矣已出身而事主終不能顧其親矣人臣在朝則進退唯君旣尊寵之則憂喜同國人臣之義也暇邉自爲計哉如人在舟中而更謀陸事傳曰魚水不務陸悔何及願公勿復以北征相勸

復宋桐岡書 附來書并後跋

應昌啟首春闈東封已定社稷之福東封旣定必言貢市昨疏中稍稍及之乃昌素畫也往歲擬於降表至後爲請不意表幾到而昌罷去昌毎念倭虜之市判若天淵蓋虜以疲弱之馬易吾有用之

財得其馬不足以供驅策分給軍士相繼而斃乃以月餉扣償虜勢日強邊備日弱以有限塡無窮坐困之道也若倭所市金居強半海外之貨皆中國所貴吾民得之利且十倍而吾民易去之貨利又數倍以故市舶之稅歲幾百萬自國初以迄弘正間皆然總鎮之官特陳兵以威之未聞有亂者王值明山等俱中國貼隸其勢窮迫勾引海中亾命為梗彼國不知也邇來沿海之民尚思市舶而長慮却顧之士切齒互市何者北虜之市在官害

亦歸於官東夷之市在民利則官民共之北虜歲市數百萬我宜以一歲之需養兵數十萬以壯邊聲機有可乘一大創之况今民力日疲年來虜已生心乎倭則不然越海而貢我能制其死命市税無算我可取以養兵與其弛私通之禁而利歸於民孰若統之重臣使市舶之利亦歸於官昌老矣無能為用矣匹夫受恩且猶思報故不憚出婦之誚白之臺下異日人言及此惟台慈主持

春初教及東事對未詳茲再承枉語益加勤門下

東征渠率四方奉之進止而為說乃爾恐人遂和敢布腹心東事起時言封言貢言市既舉朝謂貢不可則竊貢與市而專言封今門下復言市夫市貢之別名也市如可何貢而不可然而必不可僕請析之來教言倭虜之市若天淵虜市無利倭市利宜許夫中國之與虜市非欲之也誠畏之而以此羈也今欲與倭市者得已乎不得已乎謂倭强于虜乎僕以為倭不能及虜之百一無畏也中國之利利在偃兵何患乎無貨而况海外貨非衣食

所急不足為吾重蕩蕩寰中何物不有詎貧于一小島彼箕及秋毫安肯以利輸我彼則利吾貨耳吾何利於彼而與之市来教又言市舶之稅歲幾百萬自國初迄弘正間皆然此語未真也市舶寧波事而僕寧波人未嘗聞嚮有百萬之利利至百萬鉅矣充何輸將作何費用或入內帑或留外庫而寐寐未有聞也但聞倭来百姓有供給之苦有送迎之苦有司有防閑之苦有調停之苦市舶太監之徒病民而與有司角則又苦倭来館之城中

與民互易任其出入而民不得高枕官於此者常不樂思避去尚幸其時國家威靈赫然倭有犯即一尉一候得撻之然猶有嘉靖二年之變殺一都指揮縛一指揮以去地方殘破室廬焚燹扶老携幼逃於山壑一月而後定先此楊文懿嘗著書謂倭貢不可不絕家誦之為名言時不能從而致此禍又復不戒有嘉靖末之禍今人即不見嘉靖初事然見嘉靖末時向使倭不數貢則彼不知海路之夷險中國之虛實武備之修弛吏治之勤窳彼

不能收吾人為向導不見吾阨塞要害繁富充牣之所安能鑿空犯濤而為禍故歷考往牒自開闢来未有倭亂中國二三十年若嘉靖末之亟者正以從前無貢即貢未有如此之數而獨數于今故禍獨慘于今也安危所係豈惟東南奈何復言市乎来教言王直明山俱中國䀜隸勾引海中亾命為擾而彼國不知公尚謂曩之亂特中國䀜隸而非倭耶誰則信之當是時王直明山勾引海中亾命及群倭之不逞者為亂胡制府遣人責其君臣

而彼君臣謝不能制其國人非不知也夫不能制其國人雖善之何益然則不必市明矣來教又謂沿海之民尚思市舶而長慮却顧切齒于北之互市夫北市利害自當別論今且言市舶公言倭越海而貢我能制其死命市稅無算我可取以養兵與其弛私通之禁而利歸於民孰若統之重臣使市舶之利歸於官則所談市舶之利止此矣僕請竭吻無讓焉夫欲制倭之死命當於其未來不當於其來引之來而始制之曷若禁其來而無待於

制之為逆公之意本畏之而以為我能制其死命虛言也畏之而許則他日之畏當愈甚而吾之死命制於彼持太阿予人而祈其不割難矣僕以為倭越海而來不足畏也即畏之尤不當引其來而乞其無為害畏虎狼者必拒之毋引之此易喻也且吾所以養兵為備倭也倭不來兵庶乎可減市倭則兵無減而且增市倭之費矣市倭必設市舶必置重臣費更無筭矣且公所謂重臣者為誰文官耶武官耶中官耶何為無故而添此一漏卮耶

凡此皆敝鄉之所甚苦嘉靖前苦重臣嘉靖後苦倭故禁海三四十年而莫言市執事獨謂沿海之民尚思市舶之利此又虛言僕海民也未之前聞而聞之自執事始不亦怪乎公昔在軍中真贗互收經權並用戰亦可和亦可不必以一途取捷即有誤失人猶相諒若為國家定萬年之畫必不可毫釐誤失僕又請終言之談于公者必曰倭貢市二百年何今而不可此不知時者也國家所以致嘉靖之禍正為許倭貢市二百年故也僕前已陳

矣而今之時又異於昔曩倭貢來海上衛所言之府道府道言之撫按展轉文移踰一二月而後登涯比遣酋入京還寒暑易矣而後東歸故常一年在吾土北邊之市不過一二日去矣倭之去非若虜之易也又曩時法行　文皇帝嘗獲倭為銅甑烹之就令倭變烹者死變者繼盡百餘倭而縱其後一人歸言之其威如此自倭為難則吾人如草有輕中國心曩時倭不為亂吾民亦不疑倭自倭為難吾民仇之次胥有疑倭心曩時倭來有司得

加法倭亦帖帖服自倭為難吾有司不陳兵不見有不敢輕彼心此數事不能如舊則市不行倭揚揚從海上来吾之吏卒將信其為貢市縱之入乎抑舊擊乎既入將館之城中如故事乎抑置之野外乎將設兵陳衛擊柝以守之盤詰其出入而勿之縱乎抑慢弛其防如舊時乎有犯有司能箠之楚之如故乎抑恐激怒啟釁姑寬假乎夫必期年然後去數年之中必有一年来而不能行吾法寬假之縱弛之勢不能無為亂即彼不為亂而吾之

民能無疑其為亂以吾之疑召彼之疑疑復生疑不亂不止由此言之無論詐來即誠來不可受無論常來即暫來不可受時也有如不信則僕有一言獻于公公能從僕僕不敢復言必欲許倭市者請毋市於寧波而於杭州有船數艘衆數千留一歲所賓之以禮不以兵居之以城不以野日供之不乏而有司毋以法制聽之市意滿乃去方是時即公能推誠待物坦然高卧北牕下嘯傲自若恐公之兄弟子姪親戚朋友隣里鄉黨未必能一一

坦然如公也又恐部院司道下至於府衛州縣未必一一坦然如公也借欲令倭不以船數艘衆數千市不以歲月計而以日地不必腹裏而以海則有雙嶼港覆轍在不可行也强而行之當有兵衛之防走群有司將吏日夜焦勞得罷去乃相慶無事此孰與陳兵而殺之便故凡言市者未嘗深思其本末耳向時倭五十三人横行勾吴楚越閩至薄南都莫敢誰何旬月而後殲之今縱數千倭入內地而不設備此輩皆孝子順孫乎海上兵邀而

擊之易耳舍此不擊揖而登之堂皇闖闥而兵則
守于封鄙之外倉卒有變賊為主兵為客辟之飲
鴆於腹而索醫於遠能及乎策國者毋以僥倖以
僥倖者假息游魂無復之之計也焉有全盛之朝
而以僥倖為長筭聖王制禦夷狄自有常法倭來
以兵相見耳奈何舍此不言而言可已不已之語
僕素拙不好辯以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幸諦思而
慎發豈直國家之福亦執事無疆之福

余發家日否本兵定計封倭矣余度封倭亦何

害而唯貢與市甚不可未到京先以書言之在途聞小西飛已至驅而入即復言之皆曰無許者明年春宋經略忽於辭恩疏中請貢市以書通余無何復極言余曰再來非漫語也余不言後將噬臍乃作此箋箋止春宋未嘗洩而頃之石尚書來謝不敏衰然議亦竟從此止後宋袁其朝鮮書疏為經略復國要編計入冊遍遺三閣而不及余蓋憾焉余謂其所親曰吾為宋公造福而猶外我耶

卷二十一終